

我亲历了《二泉映月》的最初录音

我和阿炳认识，直接原因是住得很近。我们家住无锡城里的图书馆路4号，与30号阿炳所在的雷尊殿近在咫尺。

20世纪20年代末，我和图书馆前的一群童年伙伴常去雷尊殿大殿上做游戏，到大殿对面阿炳矮平房内听他说新闻讲笑话的时候，阿炳已经双目失明，以上街卖唱为生。阿炳的矮平房有30平方米左右，屋内桌椅残缺不全，床是竹榻，灶是行灶，可以说是家徒四壁。

我们一家都非常喜欢音乐，我父亲60岁还在学拉小提琴。我上小学时，父亲就为我买了把高档次的老红木二胡让我练琴。因为在音乐上有共同语言，又住得近，所以我们一家和阿炳交往较多。阿炳当年总叫我的乳名松官，而要我叫他阿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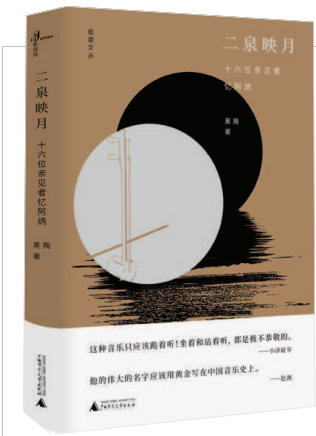
我以为，二胡、琵琶、说新闻是阿炳的艺术三绝，而绝中之绝是他的二胡演奏技艺。阿炳的二胡技艺，可以说是前无古人。

阿炳二胡厉害在两根弦。一般人的二胡都配用丝质中弦和子弦，阿炳却用粗一级的老弦和中弦。两根弦绷得又紧又硬，手指按弦非用力不可。阿炳的双手满是老茧，右手的拇指、食指和中指，左手的掌面以及除拇指之外的四个指的指面上，处处是苦练的标记。他所拉二胡的音色又糯又甜，而且甜而不腻，糯而不黏。他的琴音嘹亮异常，音波传递极远，根本无须借助话筒扩音器等电声设备。当年只要一踏进崇安寺山门，就能听到阿炳的胡琴声，崇安寺里很闹，声音很杂，但是随便什么声音都压不住他的琴声。阿炳的二胡声有股不可抗拒的艺术魅力，瞬间便能引发听者心灵的共鸣，使你的心潮随着乐曲的旋律而起伏荡漾，听过他演奏的人无不有着“一曲难忘”之感。可是这位身怀绝技的超人，在旧社会里始终湮没无闻，没受到社会应有的重视。

这首日后名扬中外的二胡独奏曲的初稿形成了

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，我到南京，在下关火车站工作。1948年冬天我第一次和杨荫浏先生见面。杨先生作为著名的音乐理论家，当时在南京吉林寺前的国立音乐院当教授。认识杨先生后，经他介绍推荐，我跟他的同事、著名二胡演奏家储师竹先生学二胡。储先生是宜兴人，名气很大，是刘天华先生的大弟子。

1949年冬天的一天，我去储先生那里上课。因为天冷，正式上课前，我想先活络活络手指，无意间便拉出了后来定名为《二泉映月》的这首曲子的某一段旋律，并顺势拉了下去。在一旁的储师竹先生听着听着，认真起来，不待我



《二泉映月——十六位亲见者忆阿炳》
黑陶著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



拉完，忙说：“停一下，停一下，这是什么曲子？”我回答说：“这是我们无锡的民间艺人瞎子阿炳上街卖艺，边走边拉的曲子。”“这是什么人作的，曲名到底叫什么？”储先生步步紧逼。“我也问过他好几次，他老是说瞎拉拉的，没有什么名字。”我这样回答。

“你能把它完整地拉一遍吗？赶快拉！”储师竹先生迫不及待。

这首曲子我在无锡听得太多，凭着记忆，我完整地把它演奏了一遍。凝神屏气的储先生听完之后，用异乎寻常的激动口吻说：“这是呕心沥血的杰作！绝不是瞎拉拉就能拉出来的！”

储先生大感兴趣，要我专门聊聊阿炳，我把阿炳的家庭身世和坎坷经历简单地讲述了一遍……谈话间，杨荫浏先生正好进来，他听到我们在谈阿炳，也插进来说：“你们说的这个华彦钧（阿炳道名），也是我的琵琶先生，我11岁就向他学过琵琶，那时他只有十七八岁，但已经是无锡城里有名的音乐道士了；此人确实有才华，他双目失明后，我还曾向他讨教过梵音锣鼓。”

我向两位先生介绍，此时阿炳已长期在家休养，时常吐血，靠卖些治“丹毒”的草药偏方，加上同居的女人董催弟——很多地方写成董彩娣，但应该是董催弟——的孩子接济，勉强糊口度日。

杨先生听完后，深为其忧，要我下次回无锡后，代向阿炳问好，并关照我要设法尽快把阿炳的曲调全部记录整理下来，不能大意失荆州，再耽误恐怕就来不及了，一旦失传会抱憾终身！杨先生神色凝重。储先生在一旁也一再叮嘱。

这年清明，我回无锡见到了阿炳，转达了杨荫浏先生的问候。阿炳面色黄里泛青，比以前清瘦，不过精神尚可。寒暄过后，我向阿炳提出要听他拉一曲，并且指明要听他以前每晚边走边拉的那支曲子。阿炳几番辞谢，但经不住我一再央求，终于拉了。我对阿炳说，我已经凭记忆把曲谱写出了小样，并请求他再拉几遍，越慢越好。阿炳听后又从从头到尾拉了两

遍，我发现曲谱小样除了主旋律的乐句在第二次演奏中少出现一次外，其余无甚差别。再加上演奏用的弓法指法，这首日后名扬中外的暂无名曲的二胡独奏曲的初稿便形成了。

回到南京后，我把记录的曲谱请两位老师审阅。两位老师问我，阿炳是否还有其他二胡曲，我说不但有，还有琵琶曲。我以前就想自己出钱陪阿炳去上海唱片公司灌唱片，但他不肯去。我向两位老师提出，曲谱记得再好，也无法记录他高超的演奏技巧，最好把音录下来。杨先生听后说，他最近看到一份音乐资料，说国外已有携带式钢丝录音机，如果音乐院有的话，就尽快去无锡。

没过几天，南京和无锡同时宣告解放了。新中国成立之后，原国立音乐院正式改名为中央音乐学院，并由南京迁往天津，马思聪任院长。学院成立了民族音乐研究所，杨荫浏先生任所长，杨先生的表妹曹安和教授和储师竹教授任研究员。约莫是在1950年6月，储师竹先生告诉我，音乐研究所已配发了从外国进口的一台携带式钢丝录音机。

我立即写信给杨荫浏先生，反映阿炳身体很差，建议速到无锡录音。杨先生回信，称暑假就来。我把这个消息转告阿炳。阿炳听说要为他录音，只说这是混饭吃的玩意儿。我反复劝说解释后，阿炳才勉强同意：“免得扫你们的兴，说我阿炳勿受人抬举，让我试试再决定吧。”

想了很久，阿炳说，那就叫它《二泉映月》吧

1950年8月下旬，杨荫浏、曹安和两位先生回无锡过暑假。到了之后，要我马上与阿炳约定录音日期，并要我找一安静场所录音，以免杂音干扰。阿炳已经很久没摸乐器，而且这时他自己家中已没有可用的乐器。我们帮他从小兴乐器店借来二胡，曹安和先生则借给阿炳琵琶，阿

炳练了几天，以便录音时更有把握。我的岳父曹培灵当时在无锡佛教协会主事，因此录音场所就定在公花园旁边佛教协会所属的三圣阁内。

1950年9月2日晚上，我亲历了世界名曲《二泉映月》最初的录音过程。当晚在录音现场的共有八个人：阿炳、董催弟、杨荫浏、曹安和、无锡祝世匡、我本人、我爱人曹志伟、我岳父曹培灵。现在这八个人就只剩下我和我爱人这一对了。

晚上七点半，杨荫浏和曹安和两位先生在三圣阁内静静恭候着阿炳的到来。

阿炳刚进门，就大声喊：“杨先生，杨先生久违久违，想煞我了！”大家注意到在董催弟的搀扶下，阿炳身背琵琶，手执二胡，穿戴得很整齐，梳洗得干干净净，脸上也很有光彩。

杨先生闻声出迎，手挽手地把阿炳引入阁内，代他放好乐器，请他入座。

小叙片刻后，阿炳问，怎么录法？“我喊一二三后，你就像平时那样拉，从头到尾奏完一曲，中间不要说话。”杨先生边答边问：“你先拉二胡还是先弹琵琶？”

阿炳说：“你先听听胡琴再说。”于是杨先生要求在场人员保持肃静，并要曹安和先生做好录音准备。

录音机启动，钢丝带缓缓地转动起来。这首阿炳多少年来琢磨修改过无数遍的乐曲，一下子拨动了每个人的心弦，引起了大家强烈的共鸣。两位著名的民族音乐教授被震撼住了。杨先生还暗暗向我竖起大拇指。

大约五分钟后，曲调在渐慢中结束。阿炳在最后一个“5”音上习惯地将一指从高音区滑向琴筒处，以示全曲终结。

“啪”，曹安和先生停止了录音钢丝的运转，继而把开关向左一拧，只见钢丝飞快地倒转。从陶醉中醒来的杨先生带头鼓掌，连说：“太妙了，太妙了！难得啊，难得！”

“自病自知，我手上功夫已不如从前，见笑了。”阿炳摇头谦虚。杨先生表示要向广大的音乐爱好者和全国音乐院校介绍，这首曲子一定会受到音乐界的重视和欢迎的，接着他向阿炳询问：“曲名叫什么？”

阿炳回答没有名字。杨先生坚持要有一个名字。想了很久，阿炳说，那就叫它《二泉映月》吧。

杨先生欣然同意。

这时录音钢丝倒好，随即，机器内扬声器响起了《二泉映月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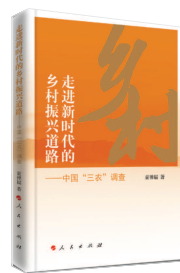
坐在录音机旁的阿炳激动不已，他沿着桌子摸索，双手抱好钢丝录音机大声叫道：“催弟，松官，听到没有，一点没错，这是我拉的，这是我拉的！”又说：“这东西像有仙气似的，不然哪能马上放出来……曹先生你把声音放响些，不，还要放响些……”

然后，又录制了二胡曲《听松》和《寒春风曲》。第二天，又在盛巷曹安和先生家里录制了琵琶曲《大浪淘沙》《昭君出塞》《龙船》，全都是一次通过。

由此，阿炳创作的《二泉映月》等民族音乐瑰宝，正式展开双翅，将伴着它的作者一飞冲天了。可惜的是，1950年9月2日第一次为阿炳音乐录音，当年的12月4日他便因病去世了。

《走进新时代的乡村振兴道路——中国“三农”调查》

童禅福著 定价：88.00元
人民出版社2018年8月出版



本书在进行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，对我国“三农”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，看到当下我国农村发展面临的瓶颈，抓住了解决“三农”问题的关键——土地制度问题。作者实地走访调查了中国具有代表性的农村，选择豫中华北平原的河南、河北、天津以及东南沿海的浙江省的8村1乡作为考察重点和标本，时间从1949年到2017年，跨度达近70年。

发行业务电话：010-65257256 65136418 邮购地址：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99号
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（100706）邮购电话：010-65250042 65289539 网址：
www.peoplepress.net